



朱子曰原道是老子  
說蓋老子失道而德  
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  
義而禮失禮而智所  
以原道後面云吾所謂  
道德合仁與誼言之也  
須先得此方看得韓子  
已不易說得愛字宜字  
行字端的但說得用  
不曾說得體故曰西銘  
是原道祖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原道

補注 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李者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  
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  
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考異音  
釋附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下或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  
罪云尸子曰井中觀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彼以煦煦句  
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句  
惠剋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  
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无其所  
是非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

南舉晉梁北齊  
魏隋方簡梳本

此是一段大議論

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或推下有者字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或无黃字晉魏梁隋諸本皆作魏晉宋梁齊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  
之出者反之主必上乃有則字主作王○今按作入者附之  
出者汗之一者字或皆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  
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  
師亦嘗云爾爾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此所謂舉其事

而言

十七為之字

三換句法

累：若貫珠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  
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字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  
以通其有無通同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  
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壹或作溼或作壘其誰  
語說書作壹鬱壹常作壘集韻音咽壘鬱不得油也平入声  
通用溼与壘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壘吉  
凶在壘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氣壘字  
壹溼古盖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相欺也為之符玺斗斛  
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符非權衡害至  
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  
斗折衡而民不爭割或作割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則夫其所以為臣

一黜一正字有力  
造語感慨忠厚  
文勢開闔操  
從

異端之盛正是  
為士欠了致知  
格物工夫昌黎排  
異端失自欠此

此所謂舉其道  
而言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  
麻絲或作絲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  
下諸本有能字无而致之民四字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下或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事下或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  
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作國家天下其天常子焉  
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淮上或有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  
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或  
作書或作教果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无而字而

識精言確

一篇歸宿盡收  
拾在此句上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  
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字也  
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  
吾所謂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  
天所謂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人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  
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是又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物作原性為  
侍郎書所謂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  
原性為少作也  
考之或未詳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  
其所以為性者五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皆無或  
字性者情者曰何也或无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從禮義去仁為  
近諸本多作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義曰智  
相切之意諸本語傳而得之公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公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四行於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云一謂仁也言不字也從閣抗朝本作一也而并屬下句  
也字混云一謂仁也言不字也從閣抗朝本作一也而并屬下句  
也字混云一謂仁也言不字也從閣抗朝本作一也而并屬下句

語才在氣質之下如退  
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  
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  
不合不說破个氣質之  
性却只好做性說時  
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  
合將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  
若荀楊則是論氣而不  
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  
却將此理未昏了又曰  
荀子只見得不好的楊  
子又見得半上半落

的韓子却是說得  
稍近蓋荀楊既說  
不是韓子看來端的  
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  
品之說然其言之不盡  
少得一个氣字耳又曰  
荀楊諸人他雖是論性  
只說得氣韓子也天下  
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  
品就三子中韓子又較近  
他仁又礼智為性以喜怒  
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  
接少个氣字

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二者或偏  
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得之  
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  
下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  
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  
甚直情而行者也亡字非是有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  
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與諸本多作款善惡下又有故字○今按二与字皆當讀如  
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款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  
而憂之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善皆取憂之道也諒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  
必以賄死揚食我食音嗣叔向生子伯石母視之及堂聞其  
氏矣伯石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  
字也食邑於揚

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姓也楚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是子弗殺必滅若敖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无后稷之生也其母無  
灾其始匍匐也則岐二然疑二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  
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不憂上或  
无母字堯之  
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  
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  
人字屬上  
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率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  
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  
无其字曰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  
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教字曰今之言性者異  
於此何也性下或  
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  
也者奚言而不異揚遠其言五性尤善但二三品之說太拘  
又不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  
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忘耳

原毀論已見上

此篇最明白最有益於孝者  
重以周此立志之  
高遠

輕以約此存心之  
仁厚

君子周與約同  
一善心

說盡小人情狀

此是怠

此是忌

兩段專說忌者之情狀

古之君子其貴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  
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仁義人  
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古人字下  
同蚤或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  
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  
能是從閣本无求其所以字只作責於已為周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從閣本  
為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  
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  
以周乎躬或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二足為良人矣能  
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物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

其舊情或取恐二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  
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二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或无此八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有是字或今之君  
子則不然无則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  
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二亦足矣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  
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  
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幸其一不計其十  
究其舊不圖其新恐二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  
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  
吾未見其尊已也是或作如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  
忌之謂也原上或有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  
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是因人所忌  
而作此篇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  
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其非良士其非  
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  
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  
色矣不應下或无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  
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也將有俸於上者得吾  
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下或无世字非是已或作  
也原人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  
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  
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可  
曰或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奉  
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

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  
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故天者日月  
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  
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  
而幸遠仁或作非是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  
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  
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无氣三  
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  
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  
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



鬼有物或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

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

上民字或作時人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

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有不或作有之

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

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

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或无不能有形故其作而接於民也

無怕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本或先亦有

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蜀粹无

作字○命按古書篇題多喜後者如荀字諸賦正此類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尔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

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二而非二有聞下或貞元中自越州

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

往閒客席嘗或作常間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

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音曷其任之也其任之謂所率

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之某志其可人也可或作何

其行其為詩今之見禮記鄭注曰世入可也○今按任與誅也非罪

是也然詩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食任任與誅也非罪

於有罪則頗有擇其門地之意而以善引之任與誅也非罪

歟皆曰然過也或有之罪一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

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與先生

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

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季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

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哉抑賢於人之賢哉齊也晉也且

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邪上或有也字

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  
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  
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聖人皆作  
之或并有人之一字出或作世他日又往坐焉或无先生  
生百歲或作百年乳於或作於字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  
干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  
乎抑猶有宰其多而缺其少乎无其皆賢乎四字或作  
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先生曰固然吾敢求  
雖字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棄之少也其全其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大詳而不早會之殊  
不可曉當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  
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  
一朝而宰焉或作索之詳下雖詳其後用也必粗或有不且微字罪是先  
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曰文錄作退語其人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  
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  
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  
民也深利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  
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慮而不  
傳者禹也无其人下有而不傳二字不舜不能以傳禹堯  
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  
則奈何之慮下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  
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  
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  
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

亂莫上或无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特或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或作字守非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虛上或然龍乘是氣江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氣下或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或從閣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效弗或作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醫下或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

理亂或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

紀綱或作綱紀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借或秦之王天下也無分

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

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

矜也紀綱而已矣作天不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

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謂本或无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

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善計或善字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或作云而然吾

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

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  
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音期其狀面如蒙  
俱注云方相也其首蒙然故曰蒙俱韓侍郎云四目為方  
相兩目為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揚雄注荀子時為大理  
評事公為刑部侍郎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此語豈親授於公耶或并有人者二字鳥音即有平脅曼膚  
邪音聖者或作聖人子禹長頸鳥喙音也即有平脅曼膚  
楚詞平脅曼膚何顏如渥丹美而狼者音也左氏傳宋公子  
以肥之注謂紂也顏如渥丹美而狼者音也左氏傳宋公子  
而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音或其字由下音  
獸字邪或作也音列子包義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  
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犬聖人之德夏桀殷紂曾如  
楚穆狀兒七教皆同而有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  
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  
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音從閣梳无怪神之事孔子之徒  
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音  
下千  
裡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

千里稱也音或无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  
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  
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音食馬上  
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音无也字且欲或策之不  
无且字且或作而音今按曰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  
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  
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音无字下謂本  
本皆脫其真无馬邪五  
字知或作識而无也字

讀荀子下或有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  
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  
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有也字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  
君紛紛藉藉相乱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音其下或有然老師

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或无黃字其存而醇者或无軻氏而止

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无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

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字不下或孔子刪詩書筆削

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无字去下

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尚无乎醇

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揚雄非是

### 讀鵠冠子

鵠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鵠鳥羽為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

老刑各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蓋不見或本已作

首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稱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亦雅壺也已注云佩瓠可以

渡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凡謬為之正三十有五

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或作或注下或

###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訟襲不同復之無由

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其或作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

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作說尚下惜乎吾不

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字无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二篇云云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孔墨必相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用自比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揚墨公辨釋老既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必知孟子歸時受之意然後識讀墨之旨補注或問伊川先生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墨子同則其不可也上或皆作尚從問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考異音釋附

○雜著

獲麟解

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疑公因此而作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參之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中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書於或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而不怕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下或有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

東萊最善此篇以其字少而轉換多也首著一个靈字終篇掉了却以一祥字易兩靈字隱然在後

此句若拙而穿為句法此應一靈字

麟明為夫子出乃曰  
不待聖人而不言在位

以道字為主詞義  
正而有精神

聖愚之分

長不加少

貴不加賤

以聖人之所師者結  
之極有力

德不以形也下或有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  
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鮮矣生乎吾前  
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无此生乎吾後其聞  
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  
生於吾乎庸字從閣抗作豈或并有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也字无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人之無惑也難矣嗟字上或有非是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  
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  
去記下或作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  
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

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

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且云讀音豆周禮天官

或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無

其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其

賢不及孔子字方无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其

當有數子字方无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其

官名語故此上見其弘老聃師之徒其

子二子乃以下更有數子字方无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其

而疑郯子之以下更有數子字方无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其

我師下或無有則字日字辨從梳本云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師不必賢於弟子是上或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季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時下或有請字

###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峻文石本多用峻古文尚書俊皆占小  
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把滿把切音義同羅剔扶  
嗽庚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或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  
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稽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父於博  
士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

莊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吟或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記或貪多務得細大不

指焚膏油以繼晷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謂勤矣或  
兀或作兀兀音底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余切首或

呼下或有於字觥音觥音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余切首或  
呼下或有於字觥音觥音觥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余切首或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  
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注或作障障或作障障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醲作醲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或  
切夏姓也渾渾無涯無或作無無周誥殷盤佶屈聲或

雅謂不入人語也音牙音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文或作得非是少始知學勇於  
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入可謂成矣其或作



且人上或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

動輒得咎其蹟多或遺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

士元不見治平聲遂或作逐年博士今復下諸本多作二

年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

乎然注行狀皆有二年字何煩則說矣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

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

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盲

謂之梁梁也細木為桷桷也椽音椽闌音闌門音門

店音店門音門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

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棟音棟小者為楫楫音楫

為欄棖短者為柂音柂柂音柂無音無於音於雞音雞毒音毒鳥音鳥頭音頭

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音林莽音莽之音之林音林當音當為音為一音一飾音飾玉音玉札音札丹音丹砂音砂赤音赤

箭青之牛溲音溲馬勃音勃敗鼓之皮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音紆屈音屈曲音曲

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卓犖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

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如音如至音至是音是弘音弘八音八字音字

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顯或作洵

而猶且月費俸錢歲糜音糜廩粟音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乘馬從徒安坐而食由非是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

促音促諸本多作役音役申屠嘉音嘉姬音姬廉音廉謹音謹與音與促音促義音義通音通備音備下

食與此同音食申屠嘉音嘉姬音姬廉音廉謹音謹與音與促音促義音義通音通備音備下

食與此同音食申屠嘉音嘉姬音姬廉音廉謹音謹與音與促音促義音義通音通備音備下

一字皆出然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或字  
或作此非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其利哉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音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  
故以代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也杙也杙也杙也杙也  
音希昌陽為楹而訾音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狶音  
乃是昌陽不可服音石積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謂其似是不非不可引年也音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  
輕身不老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  
初曰楚人呼猪為狶苓乃猪苓也已量或作量已非是謂  
不或有字。今按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功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  
 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民始惑教百  
 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  
 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

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何居或字或五  
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關之可也暴孽情飾淫志或枝  
辭或正紛紊糾射以辟民和以導民亂鳴呼道之去也其終  
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悒然非  
矣非或无然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  
雖屹屹堅也用心兒決不可暨也或作洎原其始固有啓之  
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  
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溥  
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詐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  
忠質作類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

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窬竅以待之援防云籬也

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高鑄也

高鑄也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備物巨兩二之間而

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

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釋下或無人鄙二字爲下或有之而

辯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或下

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

而與我壤地相錯五而初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

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

以乘吾之便頰或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

不爲之備乎哉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

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然而卒爲之

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

曰在得人

巧者王承福傳

巧或作朽巧音烏

按論語巧人塗者題語正不此說不當用朽字。今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

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劫字无天寶之

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二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

鏝母官切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

屋公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

餘則以誦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帝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  
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以當以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以閣梳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  
捨饒以嬉一日捨饒或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  
智上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  
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  
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  
其子孫不能也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閣下或无之字吾以

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  
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不昂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  
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能閣本有能字能上  
能又无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  
否者相復又与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抗蜀本近是但  
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將貴富  
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字无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  
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  
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  
閣作有小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皆非是也者下或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  
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

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  
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然字非是畜  
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忘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自鑒或當作自鑒或當作自鑒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是字无余生三十有  
八年本三或作四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  
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並作于其不至  
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  
以無為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曰余今按不為无据然

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知乎字嗚呼金盃其無知乎君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  
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以汝  
類歐陽公所議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  
正之不汝不懲邪而嗷嗷切女交以害其生邪

行箴行或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  
頗切普不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

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追者本

致誤而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善以從蜀作悖  
下句而設亦不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  
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  
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  
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然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  
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  
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憎揜以媒怨汝  
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  
及其或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謂亦則  
後漢二賢贊二首

公為之贊各不誦百言而敘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  
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潛思論衡  
王充所為論衡初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  
以爲王充所為論衡初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  
見其人當得異書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  
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  
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无為字憤出  
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其  
作急以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  
不及帶筴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馮呼卿度遠聞至乃驚衣  
有以貫得馮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謂馮規臥不起既入而  
間即前在郎食馬美乎有頃王符在門想素聞符名衣不及  
徒月三千石不如一逢不仕終家呼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仲字元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

伯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或

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率下或有高第字論說古今發憤

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當作才

甚致立一語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有而字

諱辭

愈與李賀書李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從之也今

爭各二字去名字而承以有字屬下句使復出四字爲刺語而

自雖若小勝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

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計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

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

辭或无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初字无愈曰然律

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立與區之類是也

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

爲人乎嫌名律乎下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

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

諷不諱嫌名若備相公名完康王釗招音之孫實爲昭王曾參

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湯案周之時有

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平將不諱其嫌者乎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漢諱武帝名徹爲

灑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或出此漢諱武帝名徹爲

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无下又諱二字又諱白傳有五皓之孫  
萬狂詔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  
脩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類氏偶同未必用其語  
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鱗太祖名虎太宗名隆基也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諱以論為近代宗廟  
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无  
鴻无邪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  
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疾或並作邪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  
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  
曾參者耶宦者或並

訟風伯訟或作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旱上或山升  
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漫漫兮將墜風伯怒兮雲  
不得止寢或作侵或作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  
闔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他獨或求其  
時兮修祀事羊其肥兮酒其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  
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離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使氣  
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兮欲逃  
其罪又何辭或无兮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  
兮其罪誰當或今或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  
傷難或作非

伯夷頌

有壁立萬仞之勢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



率乎合下魏字魏  
乎合下一大字文人  
不受貼好異不知  
魏字應不容字  
義字隱然在中

近世以伯夷為万世  
標準朱子然之  
元作凡人范文正  
公倒之便精彩

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  
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  
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  
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羊世非之下也  
公寫本无力行二字千下有  
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因以至卒非之而不惑者况  
論有如此三等入而伯夷之窮天地百方出而不顧又別是上  
一等入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二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卒  
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此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  
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  
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益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  
就千五百年音聲之少其益甚矣  
不通文理大率類  
此不可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峯慈岫切乎泰山不足為高魏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  
去之去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  
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或以作率彼伯夷叔齊者乃  
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

死而不顧繇是而言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  
明下或今世之所謂士者或无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  
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凡人謂本兩句皆作凡人  
非聖人者相發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  
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者也準方作唯○今按準字以水準声俗作准  
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  
人則是固為万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  
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万世出而不顧者也與世之  
人之毀譽言而連為喜溫者有間矣近世讀書者  
多誤以伯夷為万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  
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考異音釋附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

口噤安或作知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

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

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壅邦其傾

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

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琅

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施及無琅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李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均也  
言注云以言自解釋  
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元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令相國鄭公公賜之坐公字且曰吾見子其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

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為一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若干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且公亦未必特用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

書乎曰然曰有為譏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為字慎愈應之曰

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自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

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道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

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似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

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

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適知之至是二者於敵以下受之宜

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愈曰

下或字者非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

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

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乎或無夫教雖凶德必有恃

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引也乎字勢於今不善交人無

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宿資蓄貨或弱

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宜以要權利夫何恃

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

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譏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

矣愈何懼而慎歟相或無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譏

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一公者吾君

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作居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  
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  
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  
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  
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  
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  
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  
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成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  
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或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數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

則不邇讒邪數大則有以容早而思伎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  
哉聽視或作視聽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而  
而而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席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  
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固乃今  
下而而

愛直贈李吉甫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涉其身之不正焉可得邪作誠吾觀李  
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劫于氣義不陳乎色作域南陽公  
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

前後有其人乎有公下或作有其字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  
者吾既從而遊矣或无此字○今按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  
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  
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  
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  
公愛之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  
以待李生者何道又或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是  
惜而得之彼為歡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  
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  
之作或

張中丞傳後叙論難明辯通於神明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閔家中舊書得李  
翰所為張巡傳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

一篇主意

敘事中論辨

先說許不可及處

後雖言二人專為

許辨

指事情以明其心轉

折詳盡起伏波瀾

筆力有餘

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  
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或疑  
然有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  
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蚍音字音蟻  
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或作  
有無之字今按唐字无理且以諸本作蓋若果合有無字  
即是誤字之訛但此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  
上无此四種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符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  
雖愚人不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  
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  
之賢而為之邪當其在死字之下即止方无之字說者又謂遠

且寫感慨尤見從容

身起

至此方憤激明辨以瘠象口

據實

南霽附傳

有餘力復叙張氏補遺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哨自遠所分始以此詭遠此又與兒童  
 之見無異詭賊賊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  
 而絕之其絕必有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  
 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  
 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  
 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  
 形之卒或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殘餓羸倫倫焉之  
 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  
 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  
 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或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所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  
 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功非是愈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或親祭於其所謂雙

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乞救於賀蘭也  
 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  
 語曰雲來時睢州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  
 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霽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  
 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直其  
 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其  
 是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  
 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霽字巡呼雲曰  
 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言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行一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  
 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其常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

此段不過說其記性三四折以成之勢精神健裕不見其多此兩為筆力也

此尤見記性之高

又見張公平日嚴而許公寬  
依舊二公同結

照管到不遺于嵩  
不同二公死終不免有不盡意

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无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  
孝無所不讀或无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  
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或  
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  
草起其謝如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於罪盈  
是賊滅亡之日激勸將士賊詩有云果衣蒼鎬出陣雲深觀此則巡  
牌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新添巡守睢陽詩全章云  
接戰奔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作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  
塵起時將白羽麾襄蒼鎬出陣飲血更登牌中忠信  
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  
後無不識者或无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  
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  
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  
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閒或傳嵩有田  
在毫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嵩將上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渾城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  
來告且曰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  
五是其應乎始或作始或无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  
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能罷四方作儀閔仁鰥  
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  
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

榮異龍芝之禾榮為一三館本朝本之柯皆作技柯仍與下文同

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壘之禾即書所謂異

相如所謂雙龍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吾僉之產茲

土也久矣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

余也冷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或作將王余抑也或

韻耳作余抑王固无理作王抑余亦重復无它奇當以

是奮肆狗媮音勉下音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

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

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井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无隴西二

董晉本仲舒之裔自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太合

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能罷之士肅四方

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字扣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實聯鎖于

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舟不或作拒不合者誕實聯鎖于

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驚駭言

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

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足禁舟之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

應者然字矣若以云舟用潛通則足禁舟之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

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觀見則不應有誤然亦

之然其襟抱野躡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嚴童

噉嘯音呼下音呼皆劫眾阻兵慄栗若墜若覆時維

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



作持或弗肅弗厲董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定當以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

氏直謂問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矣大抵

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之本前已辨之耳豈能一精

善過於私本出俗但見其為復造為改定之說以不復問其文

又可笑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黃流

渾々飛閣渠々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宜此文為石閣蜀本作醇○今按

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此亦未安耳河之汙々有君切源于崑崙天子萬

祀公多受社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亦多必石木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者字

異自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立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播或作

詩作之昇之其備其醫注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立陷者

日木立死曰樞自斃曰斃呀張口兒然成谷窪也老子窪則盈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作既成愈請名之其立

以禦風雨以除寒暑者曰倅德之立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倅之道也其立上或有名

吾濟小入皆有闔戶以辟燥濕寒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

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

以屋曰燕喜之真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頌者  
於今按頌字疑衍文  
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  
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  
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  
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音直當也史記擣里子墓正直其北句反傳諸君在東初直  
上谷直讀如字地藏易从石本无地字其人  
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  
無部下或有待字或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  
田下或涉浙湍  
今鄧州有浙江縣以  
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  
鄧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切  
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音踰  
嶺緩犹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歛  
聞而賦見也  
蟻或作猿瑰或作瓌也或  
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  
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

石以記焉从石本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聽石記

豪諸本本作濠石或作壁  
和三年改寫濠濠退之作記時尚空  
初字樣及唐韵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  
但通曲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以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毗以鎮  
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整或作總士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  
令并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祈或作所非閑辨通敏兼人之才  
莫宜居之闕或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苟其帥  
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

三人者凡字或其一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  
禮部郎中其一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  
判官其一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  
為之有隴上或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  
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  
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下或  
有有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沫而鳥雲  
飛也或章作伏洪或作華泳或作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  
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閒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无俾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  
者十人无立字或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

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居宜勒音勒立  
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  
而驅牧者二人徒下無按徒則非騎設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无坐而  
脫足者一人方涉二字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  
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  
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下  
无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  
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  
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字或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本有上者下者之  
皆无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无馬字今按此下文意

相屬今行者牽者牽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復當有牽而

去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翹者顛者鳴者

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齒沒切齒也者飲者漫

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蹙五結

者喜下或字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

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屬上句非

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駝駝下同

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切食尹弓服

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盤音登又都勝切盃蓋之長柄也篋篋

篋音錡其篋切篋音錡其篋切飲食用之器壺矢

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以關梳本下

駢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

有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二尺中心高如覆盃其巔為小壺

四角微隱起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心高

也半局今謂中有此法柳子厚序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

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有昔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  
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感然或作手之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  
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獨時往來余懷也  
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始  
當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  
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  
諸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騰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上將此切下牛刀切  
警言不說文云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謂或作効或作該  
不肖人也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以流切也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杭本无再進二字斯立貞元  
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  
皆脫字○以苑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  
三十一人而已然无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  
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聲切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蓋研五割切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  
岸而為之謂下或皆有然字員余上方有真字云音許吏  
也○今按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承言猶文具亦丞廳故有記壞  
漏汚不可讀疑為衍文或斯立易桶與瓦墁切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從  
木說文換水灑灑音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  
間日下或有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  
絕特之稱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及得二王所為序賦記

此篇不伏景止述情叙  
事最為得休

雖曰述情而駕空作  
勢且有叙事曲折  
有先公後私不以遊  
覽襟乎命受之重  
得乎大府之傳

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維作賦今中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

斥守揭陽揭或作朝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表於南昌為屬邑於上初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

所願焉諸本皆同獨以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

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

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

入意亦相似如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至州之七月詔

以印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系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非是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生以文苑作施○今按令修於庭戶

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作日或吾雖欲出意見

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

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字就其歲

九月人吏決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辭言曰此屋天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

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

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或作胡○今按

曰諾於是棟搆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

者赤白之漫漶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之色前漢不

鮮者治之則已今按瓦甃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无甚

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無修前人無發後觀工既訖

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

前面  
半篇  
述情

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其或作五

###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李君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其高習之妻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釋不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知開元以來數八分者。同姓。以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託服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矣故以同姓託服之。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

一卷愈寶愛之而不暇學服之或作復之官書。杜林傳及陳蕃傳注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無其字據依或作依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前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一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考異音釋附

雜著

鄆州谿堂詩并序此篇方

叙事有法度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謂沂李師道所據

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

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扶風馬公為鄆地

音漢為東平國曹濮音卜古昆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有公下或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

此句或作以披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

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博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博心一力或作竭竭一或作于時沂密始

分而殘其帥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

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

叙切德要領沂師  
王遂

張弘靖被囚田弘正  
史憲誠皆為下所殺



四鄰望之諸本皆  
有此字朱子是之

句法鏗鏘

以難易為切之大

小

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其節度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  
舊於政或作于政為謂張弘靖被  
於三方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  
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  
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  
惟鄆也截然中居四  
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  
根抵皆驕以易然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剥膚推髓公  
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作恃公於此時能安  
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  
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  
心罷疲精磨以  
作而憾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  
曹濮於鄆州非是軍所

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天叛父  
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也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  
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是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說文綴得理  
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勸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  
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  
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無而字乃使  
來請其詩曰  
帝莫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作或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寬不問不得分

一句收拾閑雅有

味

起章最得體

息或兼濟所施有光  
後應序中憾肆兩  
句治兵之要無出於此

詩律古雅賦體也

願孰為邦上疾切節根之音義同蟻音義同羊狼貪以口覆

城吹之年傳龍人囚靈蒲就魁殺而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

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以石本西碑

兼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今叶強以駭

獨孤郁臺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

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

負多資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以久曰吳說金多其例不過

四声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

可以例推也今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

以舞其鼓考之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誼律稽

也誼詩音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肴哉上音華下音孤

禮也胡也周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徒故切

此邦是瘵音休尔雅曰音休尔有說字

貓相乳音休尔有說字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

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

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無而走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

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幼字无夫貓人畜也

非性於仁義者也仁字非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

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

道乃行父父子兄弟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

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

及豚魚非此類也夫亦非此或作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

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於子孫並有之字或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  
可知已既已或無此因叙之為猶相乳說云下或有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  
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  
者也吉凶從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  
問可否則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  
徐讀而以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  
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與易春  
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一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  
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  
之此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救焉海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  
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  
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  
可見矣夏殷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  
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遠下無然字焉或作鳥  
屬下句但真下疑當有一有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故將其  
作鳥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或作鳥  
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  
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為所隱焉  
問天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  
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一霸穆或作宋魯之君不賢乎  
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  
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薛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特字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其所守者  
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者  
或作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  
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  
救之乎尚在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也今按若以  
不相入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  
吾以其君霸允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  
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  
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今據上文及詳語勢  
駢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

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蓋言管  
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與諸生論之無惑  
於舊說名下或无而字其或作於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益曰字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庠於庠一朝而羣  
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  
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  
辨執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  
友者為誰乎而或作其所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  
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辨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  
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

錙劑時銖師朱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

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

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

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

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

作以委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

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

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

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

二或作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

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是為簡乎野下或有其易

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无所

問人之仰魚向切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

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下者

或有在字豐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

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与張中承傳後城裝耕者

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

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

作民此試進士當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辭作民者非是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

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禘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

五色出納五言謂諸本非是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

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

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或作代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

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

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襄弘是也無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无下或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

問食粟衣於既切帛服仁行義以族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

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

母之於子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

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作或不然則

說神仙者妄矣

### 爭臣論

爭或作諫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下

或无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无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

望之深責之至文

字折旋馳騁詞達理

明德者得此道也

道者行此道也

揚子所謂無德而  
不能行道

此句按經典言是  
非最是有識見處  
○添一字便是不可

恒處

踏字即行字

時當言而不言

時當去而不去

位高祿厚而曠職  
不得為有道矣

自生一說代之辭

乃所以使之無以辭

也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作有草字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躬得為有道  
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主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以字事  
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始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  
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視政之  
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及下於字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躬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安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安今陽子以為得其  
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為祿仕乎  
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  
於為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秩或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音翻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宰  
也朱元憲曰考它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  
按呂氏春秋朝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闕注招宰也又過秦論  
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乃  
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以布衣為諫官天  
下如何不責望楊子  
何以稱塞

欲與解反增其罪

不求用者固道也聖  
人之心也而不可行聖人  
之心亦非道也聖人  
之道無用之

人之心皆有可  
行之道  
六字力量重此  
道之所以不可不  
行也

自轉高  
明道者亦所  
以畏天命而  
悲人窮也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入  
則諫其君出則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勿就本主上嘉其行  
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心字或閔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作不致  
致矻矻齧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

不得黔門下或彼一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  
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自安佚者下無也字云  
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安佚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且陽  
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音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或无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子德而費於辭乎好尺言以招音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畢竟是當時賢者須用收得有金不盡意

國是以見殺而好尺言於亂國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无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率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无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无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未下或有也字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葬或无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二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是字无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本无故字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  
已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  
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  
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  
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除而  
下或有之字更下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  
或无重字非是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  
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  
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称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  
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  
何似或作非是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二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  
終三月也啓下或有有續字至下或无既字○今按曰妻爲夫  
何如曰如子或无曰如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

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  
年應博李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駿奔走  
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  
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  
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  
行事子或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  
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  
以通經率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  
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  
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  
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道然則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  
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无然字今議者謂學  
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率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  
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可以不尊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壘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莊此下其字疑衍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墮壞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其知此或作知大凡制度之政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或作然  
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考之於古則非訓精之於公則  
不易器是也如下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精之於公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去糶是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

禘祫議

切按作禘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禘○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  
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肅敬祀事宗下有庶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  
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  
而无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魚曰高古然於此等如亦未嘗敢  
故為新奇以失莊敬平易之体但其間反覆曲折盡事凡  
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非是後皆做此  
在擬議不敢自專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湯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通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効作在

不及或而自言今輒先率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則作切為是唐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廟主宜永

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備或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

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系焉為作登焉詩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諸本毀下或无之字或毀之下冊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善音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

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准二獻

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遷諸本作違以閣抗蜀

改也其泉賦律祗郊禮神所依与辨徊招搖靈卒廷与羣四

音栖泥与澤同皆徐行也顛曰言神久留安处不即去也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鍾下有

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父之或作父子非父下或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

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四字之遠作遠

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作禮○今按此言若作

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

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

其說如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

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神非是又常祭其眾

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類○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

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

西夾室而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

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

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

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享精深蓋謂所不及故其

所說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以生之本意

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慢

觀者其謂此類也故推之以其文字簡嚴讀事異殷周禮從而變

非所失禮也疑所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

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下○如以為

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

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胡或作夫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

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

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

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

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

爲過也故字非是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  
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  
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或明誠者上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  
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  
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  
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亦不或顏子自惟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字无  
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  
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  
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

或无不然字下

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論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无書字而以秘爲人名及論作問

稅通作稅礼

記註日月已過

乃聞喪而服曰

稅

又稅下无書字者皆非是○劉敞原父之論曰曾  
子曰嘗吊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無服也而可乎韓  
子曰何也曰夫小功不稅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  
小功不稅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  
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矣則然矣  
於新故死也甚矣韓子曰君聞其死則悲矣則然矣  
疑之未死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也雖然  
于斷其親之至也功窮其親之至也功窮其親之至也  
禮豈苟言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  
不過總其情至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  
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之

大功无加无加者親也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  
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不為也  
疑其說夫曾子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  
兄弟之邪小功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  
若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成踊其已矣乎疑之是  
也加焉曰我未之聞也然則免祖成踊其已矣乎疑之  
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也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  
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  
以情責情注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今之士人遂引此不  
追服小功有不上或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音孫  
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服或無常字古之人行役  
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又無相字

非是然各字亦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

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  
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字聞其死則

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  
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

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類下或有字

喪或作服稅禮文残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遣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

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

甚幸其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爾弱愈再拜

### 太學生何蕃傳

舊本无太孛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  
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

詞則實傳也况有諸本可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

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

合切三十一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非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

但出入多不之見耳今廿以方本餘年以諸本歲率進

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

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

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

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各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

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為禮部

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具或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

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

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

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

諭字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

公之類其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

歸哀其孤而字焉以杭蜀本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

陽詹生曰朱泚礼之亂太學諸生率將從之來請起蕃蕃

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

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或有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



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  
其無傳焉无下或亦字

### 答張籍書

籍遺公書云古之賢教海幸勅言蓋无時相示以  
義非苟相設說而巳執事不問塞於他之說近  
善教所不及也施誠相與不復以義是執等而拒  
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道以義是執等而拒  
者為人所承人及古人之道蓋聖人承論於執事  
以為俗所謂承人及古人之道蓋聖人承論於執事  
為也宣尼沒後揚朱墨翟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  
軻作書而正之聖人及古人之道蓋聖人承論於執事  
重以黃老之術使人及古人之道蓋聖人承論於執事  
中國之善人出漢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  
下之言善者推二義而巳矣昔者聖人相法以天  
生之道廣乃物平仁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  
因生資善乃物平仁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  
治生相存而情則乎天下資於生者成備聖人之道  
器用至於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生者成備聖人之道  
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生者成備聖人之道  
莫有言聖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而邦家繼  
聞之多怪而人之道不信徒相為訾終无裨於教也執事

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一書以與存聖  
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季之所為  
乎曷可俯仰於俗器之為多言之徒哉然於季雜  
無實之論使其身亦宜由之也此執事尚勝於亦  
德又商論之使際存六藝自人之短矣有德者不為猶  
以所為論也先王存六藝自人之短矣有德者不為猶  
也今執事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  
事言論文章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  
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古人之所為或有不識其然於  
實之談弘竊未為得也古人之所為或有不識其然於  
墨老之釋以持識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籍再拜  
誠知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籍再拜  
置不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籍再拜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之中固有異焉今按人字或作衆人  
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  
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  
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  
意僕所以交之道不至也字意非是言下或再出語字今乃大

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  
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踴躍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  
有異乎此也有規所字或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  
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  
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  
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  
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无下或  
得下或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无矣字之未至也未至作不能或至下  
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  
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或无復後出人字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且博學或无之說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无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一書云籍不以其愚抑進說於執事執  
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室者不  
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  
老釋惑乎主人久矣誠以世相公化而莫之知所  
以久惑乎尔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  
有告焉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无所得焉  
此而止未為至也一知一位在一則觀書亦无所得焉  
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  
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  
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  
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而不知者則可  
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  
止焉書則為聖人之道矣傳焉士之也或後事  
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  
有所為况有疾疾吉凶震其間故是以君子汲  
於所欲為恐終无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後  
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亟參於戎府當四  
海弭兵之際優游无事不以此時著言而曰俟後

想張生欲公著  
書排釋氏故作  
此考

句法

吾子不以愈無以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德下或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此反以責之

言著書非易事

書出焉其所以慮慮之道微也或无然今夫二氏之所宗而  
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  
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  
其聲曉曉聲者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向書於  
按書於吾何有言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  
甚作窮皆非是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

名言

得特約道聖賢之本心也著書立言聖賢之不得已也蓋猶有望于特也

自任之道雖重好勝之心則非

昌黎無從善之心工拒諫之說前段尚未竟末章太露矣

至乎句下无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  
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字或无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竦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  
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其何或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  
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无商字或无考張籍  
或无然字或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若夫不勝則無以為道吾  
語難下无所傳也三字皆非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難之譏前書及之

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方不為  
虛考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  
思乎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記人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季本云論衡非用戲禮也今按作爲无理必有脫誤不然公  
自用論衡非用戲禮也今按作爲无理必有脫誤不然公  
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也今按作爲无理必有脫誤不然公  
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今按作爲无理必有脫誤不然公  
依禮記而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孟君將有所適思  
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鳥害其為道哉孟君將有所適思  
與吾子別馬幾一來愈再拜

西

